

《圣徒永恒的安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圣徒永恒的安息》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3412

10位ISBN编号：7108043416

出版时间：2013-3-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英]理查德·巴克斯特

页数：318

译者：许一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圣徒永恒的安息》

内容概要

有一种荣耀的安息——永远地享受上帝完全的同在，正等着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这安息，有圣经为证，众天使也加以宣告，而圣徒更是带着渴望翘首以盼。对这安息的盼望可以安慰那些正经历痛苦的人，并且使他们在忍耐中得到力量。因为他们明白这地上的时日是暂时的，但那天上的产业却是永恒的。上帝对此已有应许，而他的话语永不落空。

眼下，上帝允许其子民透过其创造、圣灵的内住、以及圣民之间的团契来预尝天国。而天国的真正实现，必须等到圣徒们复活那日。惟有圣徒们完全得到荣耀时，他们才配进入天国，才能完全地理解并享受天国。眼下，默想这一伟大的安息可以使他们更加接近上帝，并使生命得到更新。

本书是清教徒领袖巴克斯特在身患重病、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默想天国的结晶。巴克斯特在书中满怀着对天国的盼望与切慕，根据圣经，为我们阐述了何为永恒的安息，这安息是何等荣美，这安息是为何人预备的，失去这安息的人将落入何等悲惨的结局。巴克斯特力劝读者当竭力进入永恒的安息，并指示他们如何当进入这安息。本书出版后很快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无数人的生命因读到本书而得到改变。

《圣徒永恒的安息》

作者简介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17世纪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神学家。其他著作包括《归正的牧师》、《基督徒指南》、《给未归信者的呼召》等。

《圣徒永恒的安息》

书籍目录

中译本导言

序言

前言

献辞

第一章 全书内容概要，略论圣徒安息之性质

第二章 对圣徒安息的四项重要预备

第三章 圣徒安息的无比荣美

第四章 这安息是为何等人而设

第五章 错失圣徒安息者的悲惨下场

第六章 罪人的悲惨结局：不仅将失去圣徒的安息，失去今世的享受，还要遭受地狱的折磨

第七章 圣徒的安息须力求才能得到

第八章 如何辨别自己是否享有圣徒的安息

第九章 上帝子民有责任激发别人求此安息

第十章 圣徒的安息不可指望在世上得到

第十一章 在地上过属天生活的必要性

第十二章 指导如何在地上过属天生活

第十三章 属天默想的性质；适合默想的时间、地点及态

第十四章 深思、情感、自语和祷告在属天默想中的功用

第十五章 借助易察之事做属天默想；要防范自己诡诈的心

第十六章 默想天国的示范，全书结束

结语

译后记

《圣徒永恒的安息》

精彩短评

- 1、默想永恒国度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极度重要的。
- 2、真是太好了，默想天国，存盼望之心，在世警醒度日，林前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后4: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推荐阅读！
- 3、挺好的，不会晦涩难懂。翻译好排版好，读起来很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灵修生活挺有帮助，五星的书。
- 4、看完了，真的是很好的一本书，虽然和自己最开始期待的不一样，书里面的内容也有着对自己的破碎和挑战，但我们的安息和福分唯独在基督里，更是在那永远的天国里，让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就默想期盼它，阿门！
- 5、非常好的一本书，值得收藏
- 6、清教徒默想之典范
- 7、心中热切思想天国与安息 世上一切不如意都能忍受 比起安息 苦难都算得了什么
- 8、值得重复阅读的一本书
- 9、难怪能传世
- 10、主啊！求你让我渴慕这安息，让我竭力寻求这安息！
- 11、必读....巴克斯特真是谦卑
- 12、值得基督徒反复阅读的书籍，提醒自己天国的安息是多么值得渴慕，以至于我们能轻看地上的事，重看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活着，唯有基督。
- 13、没有太大的感动，应该多读几遍。
- 14、十字架
- 15、异教徒啊异教徒。
- 16、安息，圣洁，喜乐，自省，默想。
- 17、极好的灵修材料
- 18、天堂的意义仅仅在于贝雅特丽齐 救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了
- 19、一本提炼出来的基督徒 思维行为手册

1、读者，请按照已经给出的指引，既认真地祷告，也操练默想。若是可能，每天都如此行。在最便利的时候，退到某个隐蔽的地方，抛开一切属世的念头。以一切可能有的严肃和敬畏仰望上天。记住在那里有你永远的安息。研究它的卓越和实在。把属天的喜乐和属地的喜乐作比较，从凭感觉上升到凭信心。然后把你的独自祷告和惊叹结合在一起，直到向神敬畏地为此事恳求，严肃地向你自己内心诉说此事，把自己点燃，从尘土之间发出烈焰为止。这要把你从一位忘事的罪人、爱世界的人变成一个热爱神的人；从一个惧怕的懦夫变成一位坚持的基督徒；从不结果子的可悲变为充满喜乐的生命。换言之，这作为要切断你心对地上的依恋，让它转到天上；从在地上的尘土间爬行变为与神同行。当你默想你永远的安息时，这里有一些建议。思想“安息”的意义。这安息何等甘甜。安息！不是石头放在地上的不动，不是这肉体要落在坟墓中的安息。而是那活跃的安息，那时我们要“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4:8）。那时我们要安息脱离罪，但不脱离敬拜；脱离受苦和愁烦，但不脱离喜乐。哦有福的那日，那时我要与神在一起安息。我得完全的灵魂与身体要一起完全以至为完全的神为乐；那时就是爱本身的神，要完全地爱我。思想这安息是多么临近。虽然我主看似延迟再来，但不过多时祂要在此。几百年的时间过去，这算得了什么？我想我是听到了祂的号声。我想我是看见祂在云中，与跟随祂的天使，在威严和荣耀中再来。相信顺服的有福圣徒，这是信心和忍耐的顶峰。这是你曾祷告等待的。你现在为你的受苦忧愁，你的自我牺牲和过圣洁生活感到难过吗？请看审判的主是怎样对你发出微笑；在祂的脸上是爱，救赎主、丈夫、元首这些称号，是写在祂友善、发光的脸上。请听！祂在呼唤你。祂邀请你站在祂的右边。不要怕，因为这是祂安排祂的羊身处的地方。哦，有福的宣告，“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25:34）。祂牵着你的手，门开了，这国度是祂的，所以也是你的；在祂的宝座前有你的位置。父接纳你作许配给祂儿子的，对你表示欢迎。你如此不配，却必然要得加冕。这是白白救赎之恩的目的，亘古之爱的高潮。哦配得称颂的恩典，哦奇妙的爱！但我不能表达，我甚至无法想象。这就是由愁苦买得的喜乐，由十字架买得的冠冕。我主曾经流泪，好让现在我的眼泪可以被擦干。祂曾流血，好使我现在可以欢欢喜喜。祂曾遭弃绝，好使我可以得着这相交。祂曾死过，使我现在可以活。哦白白的怜悯，它能使如此不配的罪人得高升。对我是白白得到，虽然它让基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不像我们的泥屋，我们的囚牢，我们在地上的居所。这喜乐的声音不像我们昔日的抱怨，我们不耐烦的呻吟与叹息；这和谐的赞美也不像我们曾在地上听过的咒诅。这身体不像我们从前曾经有过的，这灵魂不像我们之前有的，这生命也不像我们曾经活过的。从前的分裂、争吵、恶名、恼怒的脾性、皱眉、没有爱心的定罪在哪里？现在我们全部人都是一心、一家、同享一样的福气。哦甜美的和好！现在福音将不再因我们的愚昧受辱。我的心啊，你将不再为受苦的朋友哀伤，在他们的坟前哭泣。你将不再遭遇从前从撒但、世界或你自己肉体而来试探的折磨。你的痛苦和疾病都得医治痊愈。你的身体不再让你背负软弱疲倦的重担。头痛与饥饿，失眠与筋疲力尽，这一切都不再有了。有福的改变！永远告别罪与忧愁。再见，我那骄傲、不信的心——我那属世、贪爱情欲、属肉体的心思意念；现在欢迎我至为圣洁、属天人性的到来。我的面孔不再生出皱纹，我的头发不再发白；因为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15:54-55）我的寿数不再耗尽，百万年过后，我的荣耀不过只是开始；再多的百万年过后，它并不更近乎结束。啊、昏昏欲睡、爱世界的心，你是何等冰冷地想起这将要临到的日子。你宁可坐在尘土之间，也不愿在神的宫中穿行吗？在这地上，要比在天上与神在一起更好吗？地上的朋友更好，欢喜更大？在那里有你父的荣耀。在那里，哦我的心啊，当你离开这身体，你一定要去到那里。那时你主的大能要使你的身体复活，把你和你新的不朽坏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你要永远与神同住。那里有荣耀的新耶路撒冷，珍珠的门，珍珠的根基，透明精金的街道。哦我的心啊，你因着不信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吗？（罗4:20）。我很怀疑你。你若是真的相信，就会因这应许更受激励。它岂不是由神签署、有神起誓？神能说谎吗？是真理本身的神能是虚谎吗？神何必要恭维你、欺骗你？祂为什么要应许你，超过祂要履行的？谁敢用这话指责智慧、大能、信实的上帝！哦不信的恶心，神若应许你安息，你会得不着吗？你的眼睛耳朵和你一切的感觉都要显为虚妄，而神的应许一个也不会把你欺骗。你可以更确信那写在神话语上的事情，胜过亲眼看到，亲身体会。正如我不能与行大能工作的主相匹敌，同样我不能胜过祂的爱。主，我降服。我是完全被祂的慈爱胜过。祂的俘虏要欢喜宣告祂的得胜。因为我无法达到祂测不透的爱，我就根本不去爱吗？虽然我不能说

《圣徒永恒的安息》

我爱祢，就像祢爱我一样，然而我能说，“主啊，祢知道我要爱祢。我对我不更多爱祢的心感到生气。”我主已经教导我以盼望祢的荣耀为乐，即使透过目前牢狱的栅栏，也要看见祢的荣耀——因为当“为义受逼迫”时，祢命令我“欢喜快乐”，因为“我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0-12）。但是我的主啊，若无胃口，祢的筵席对我来说就不算得什么。祢已经把天上的美物摆设在我面前，但不幸的是，我是瞎眼，不能看见。我是染病，不能尝到它们的滋味。我是如此瘫痪，以致不能伸手去取。所以我谦卑祈求这恩典，就是祢既然已经在祢的话语中为我把天堂打开，祢也要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天堂，使我的心以它为乐。哦赐生命的圣灵，把祢的恩典吹进我里面，抓住我的手，把我从地上举起，使我能看见祢为那些爱祢的人预备的荣耀（林前2:9-10）。我能口说我不久就要确实与神同活，我的心却不在我里面欢喜跳跃吗？我能凭信心这样说，却没有喜乐吗？啊，信心，我是多么清楚看见你的软弱。但虽然小信遮蔽了我的光，使我的生命变得沉闷，压制了我的喜乐，它却不能胜过我，把我摧毁。美丽的事物让我眼睛欢喜，愉悦的香气令我嗅觉高兴，预先想到天上的福乐，这岂不应当令我欢喜吗？主，祢已经在天上为我存留我完全的喜乐，帮助我渴慕，直到我得着，当我不能如我所愿以它为乐时，求祢让我对它心生盼望。我为何如此轻易就忘记了我的安息所在？哦我的心啊，你对安息无精打采的心愿，岂不控告你是至为可憎地忘恩和愚昧吗？你的主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为你买得安息，你却不更珍惜它，情况一定要是如此吗？祢在你之前去，为如此的罪人预备如此荣耀的住处，你却不愿去得着，情况非要像这样不可吗？荣耀的主愿意与你同在，你却不愿与祂同在吗？地非要对你来说变成地狱本身，你才愿意与神同在吗？如果你成功的努力和敬虔的朋友在你看来比与神同活更好，那么是时候，神要把这些从你这里取走。啊，我亲爱的主，虽然我不能说，“我的心肠向祢欢呼”（诗84:2），我却能说，“我盼望有这样愿意的心。”“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26:41）。我心灵呼吁，“愿祢的国降临”（太6:10），或者让我到祢的国那里去；”但我的肉体害怕，祢要垂听我的祷告，按我说的将我接去！只要祢要使用我，我是愿意留在这地上。赐我祢要我手去做的工。但是当它完成，在我光景最好的时候把我接去。我不要如此没有耐心，以致求祢剪除我的时间，在我预备好之前就接我回家，因我知道，我直到永远的赏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如何善用今生。但当我工作完成时，我是不愿留在这地上。我若一定要与祢分离，请让我心真诚叹息，就像我的身体生病时叹息一样。哦救主，让祢再来的时间快快临到。让那喜乐的号筒发出那复活大日的信号，那时祢发令，无人不顺从。那时海和地要交出所扣的人质，所有在坟墓里睡了的人要苏醒，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首先复活。我能把我的身体放下在尘土之中，不是把它交给坟墓，而是交给祢，哦我的主。所以我的肉体要在盼望中安息，直到祢使它复活，进入永远的安息。哦让“祢的国降临”（太6:10）。祢盼望归家的新妇说，“来！”因为祢的灵在她里面说，“来！”教导她如此祈求（启22:17）。是的，整个受造界说，“来！”祢自己已经说了，“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祢来！（启22:20）

2、我是在读完巴刻（J.Packer）的《认识神》之后读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为该版《安息》作序言正是巴刻。巴刻在序中指出，盛行于1550-1700年间的英格兰清教主义运动，其实质是一场教会改革运动，就其核心而言，是一场追求生命更新与圣洁的运动，或曰敬虔运动。《安息》的作者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正是一位十分敬虔的基督徒，他是在重病之下才着手写成这本基督教经典著作，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主的荣耀，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属天的信息。初读《安息》的时候，我就被巴氏饱含激情的文字吸引，激情中又带着主所喜悦的谦卑，谦卑中又流露出对世人的“忧愁”，“忧愁”中又透露出他的恩慈和严厉。他对天国的默想是我们这个时代信徒最欠缺的。他是直接从天国，从神的应许中支取在地上的喜乐。整本《安息》正是他对天国默想的结果。（未完待续）

3、一几年前，我得到一个网上不完整的译本。如饥似渴，快速读了。经过几年的教牧侍奉，这次读《安息》，成了我最近读得最慢的一本书。数月之久，我的内心仍不能完全进入巴克斯特式的安息。那蜂房下滴的蜜，使我望眼欲穿。巴克斯特，这位被J.I.巴刻称为“清教主义所产生的最杰出的牧师和福音使者”，一路引领着我，一瞥天国的荣耀，如摩西登高，一瞥迦南的远景。我想，没有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强烈地感到一种落差。就是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殷勤与安息的落差，甚至今人与古人的落差。为什么基督的福音，在巴克斯特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凸显出不同的气质？尤其考虑到曼顿博士的评价，“巴克斯特的作品在他的时代中，比任何人的都更近乎使徒的文字”。这种落差，就越发地带着安慰和祝福。上帝借着这本书，使我手上所做的一切，我服侍的人群，我白日的传讲，夜里的俯伏，并我疲乏时在上帝面前的一声叹息，都在这种落差中，获得了许多出人意外的反

《圣徒永恒的安息》

省，颠覆，和极大的“非哲学的慰藉”（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将巴克斯特与波爱修斯的著作对照起来，我将在后面予以阐释）。我若将这些都写出来，就不再是巴克斯特式的安息，而是王怡式的安息了。这正是《安息》一书的价值。在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整本书（原著800多页，缩写本300多页），都是对《希伯来书》4章9节的注释。巴克斯特不是把读者带到他的玄思和哲理面前，而是把我们绑架（考虑到我们内心某种隐秘的抵挡和不情愿，请原谅我使用如此强烈的词语）到一个距离基督荣耀面光如此之近的地方。因此，每一位信靠基督的读者，都会在此书中，获得“某某式的安息”。换言之，读完这本书的经历，就构成了你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因此，我相信这本书，已在历史上衍生出了成千上万本书。如果我也有机会写信给巴克斯特，向他致谢的话。我也会像与他同时代的、被称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的约翰·艾略特那样写道：“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的这本书”。因为，按着清教徒的传统，有效的阅读不可能只是阅读，有效的阅读必须同时伴随着默想。所以，这本书不但展览了巴克斯特式的默想——《安息》堪称清教徒默想传统的最高峰；而且，这本书也训练了我的默想。如巴克斯特所说，“默想就是在理性里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先知耶利米的翻译，“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20:9）。在地如天，是何等困难，在地如天，又是何等希奇，何等美善。巴克斯特的书和他的侍奉，带给我最大的鼓励和警醒，就是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意识到，我所蒙的牧职的呼召，就是要以专一的信心和百般的智慧，在上帝的子民中传讲一个“在地如天”的福音。天国，必须成为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我与我所服侍的每一位信徒的每一次相遇中，我的言谈都必须向他和向我自己，显出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来。二几年前，受到巴克斯特的另一本名著《归正的牧师》（又译《新牧人》）的鼓励，我在探访住院病人的时候，为他们的康复祷告，及与他们的谈话中，开始有勇气直接地问他们，是否预备好承受永生？我试着鼓励他们，将疾病当作上帝赐给他们默想永世的一个宝贵机会。那时，我多么渴望能将一本《圣徒永恒的安息》，送给他们，并鼓励他们的亲人，大声地为他们朗诵。一开始，我这样的询问，仅限于年长的住院信徒。后来，扩大到中青年信徒。我在读《安息》的过程中，也在考虑，是否应将这样的询问及祝福，扩大到一切处于疾病或急难中的孩童？在我的教会，像巴克斯特曾积极推行的一样，对孩童们有要理问答的教导。有一个5岁的男孩，身上长了湿疹，他问妈妈，我会死吗？妈妈没有给他肯定的回答，反而说，我不知道啊，只有上帝知道。孩子就忧心愁愁地走了。没过多久，圣灵安慰了这孩子的心，他就高兴起来，对妈妈说，“死也很好啊，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难以想象，这话从5岁孩子的心里和嘴里说出来。其实这话出自《小要理问答》第38问。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写在微博里，我看到一位牧师责备这位母亲，说她太不智慧了。他说，她应该说，“你不会死的，上帝会锻炼你，直到有一天，你已长得足够的大，明白了他许多的爱，之后上帝才会接你回家”。这位牧师非常担忧，他对我的会友说，“我只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后心态会不健康”。这是发生在我读《安息》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对话给了我极大的压力，并更加凸显了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那种强烈的落差。显然，我有责任基于圣经和我所信之道，也非常渴望透过《安息》一书，向巴克斯特这位早在我之前很久蒙召的清教徒牧师请教（假设我在巴克斯特牧师主持的一场跨时空的教牧研讨会上举手提问）：——请问巴克斯特牧师，上帝放于我的教会、并托付给我牧养的这个5岁的孩子，他的心态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从历史的记载和他本人的著作可知，巴克斯特是一位犀利、敏锐、有着在福音里用大锤敲击人的良心的勇气和本事，却又保持了谦卑和不乏幽默感的属灵的想象力的牧师。威尔金斯主教甚至说，“任何一个时代，能够产生一位巴克斯特这样的人，已经足矣”。所以，我试着揣摩，他会这样回答我：——亲爱的王怡弟兄，请让我看见你的胸牌，喔，你是从21世纪的中国教会来的吧，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所服侍的那个时代，显然充满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氛围，这影响了你在我主基督耶稣里的智慧。你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基德明斯特城的时候，或者是加尔文（可惜他今天没有来）第一次到日内瓦城的时候。不过，我感到也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至于那个孩子，我希望将来能在天上见到他。不过，当我听你说，他相信“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我感到他离我们（就是这些在天上等你们的人）非常的近。也许，亲爱的王牧师，比你离我们还要近。因为，你的提问显出了你的不确定，他的回答却显出了他的快乐。也可能，他还会加上最后一句，“记得帮我买两本中文版的《安息》，一本送给那个孩子，一本送给那个牧师”。三事实上，《安息》一书正是巴克斯特在病危和战乱中，所写下的对天国的长篇默想。那年，他31岁，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做牧师。其实他是反对克伦威尔的，克伦威尔也对他很冷淡。这位清教徒统帅的幕僚们这样提到巴克斯特，“听说了吗，有位改革宗的牧师到军中来，想唤醒军

《圣徒永恒的安息》

士们，以解放教会和国王”。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鬼脸和嘲笑。我的意思不是说，克伦威尔手下，缺乏虔诚的信仰。相反，他们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行义过分”了。清教徒中的激进派，不但想归正教会，也想在政治制度上“归正”国家。甚至，他们还想“归正”上帝的国。巴克斯特出于对军中弥漫的激进主义倾向的担忧，而进入军营服役。后来，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克伦威尔处死了国王，他的某些手下，甚至建议将主祷文中的“愿你的王国（kingdom）降临”，改为“愿你的共和国（republic）降临”。在某些方面，巴克斯特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切价值和制度都面临重估。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都处在宗教、文化、家庭和教会各方面的大洗牌当中。巴克斯特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对天国的默想，因此也深具社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越是乱世，越需要默想天国。越是地上的国不知怎么了，天上的国就越是要在信徒心中清晰、明亮和温暖起来。1646年，巴克斯特在一场战役后病倒，来到朋友家中治疗。却在一次糟糕的手术中，失血一加仑（我本来想用这五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因为每一个热切地默想天国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失血一加仑”的经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就开始动笔写作此书。上帝对他仆人的眷顾也是细致而幽默的。巴克斯特写完这本书后，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彻底康复过。从此，一个健康的灵魂，住在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里。这位病病歪歪的牧师，因此说出了另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我将自己的每一次证道，都当着今生的最后一次证道”。上帝显然喜悦他仆人这样的心志，所以，巴克斯特完成这本“遗作”之后，又活了45年，一直活到76岁高龄（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犹如保罗所言，“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想死的死不了，因为“主要用他”（太21:3）。有人说，清教徒是一群知道怎么“死得好”，又知道怎么“活得好”的人。就像在书中，巴克斯特以参孙为例，说，愿我们像参孙一样，死的时候压倒一大片敌人，死的时候为主所做的，竟比活的时候所做的更多。一个国家，会将什么样的人派遣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作大使呢。是一个热爱异国情调、并对本国的生活已兴致阑珊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舍下乡音与鲈鱼、但对本国的一切都充满思乡之情的人呢？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会差遣后者持节出行。我想，这也是上帝在巴克斯特“失血一加仑”之后，继续使用他的服侍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之一。因为《安息》一书，巨大的篇幅，仍然载不完巴克斯特对天国的思乡之情。显出它的作者，是一位如此忠诚的仆人。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思念，每一个字，都浓得化不开，胜过了这个世界任何怀春的少女对梦中人的思念，这显明他正是适合被上帝留在这个世界上作大使的人选。一周前，我在带领神学生的晨更时，为他们朗诵了十分钟的《安息》。当我终于合上书卷，对他们说，我真的舍不得停下来。我想就这样一直读下去。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希望我停下来，因为你们还要下去吃饭，或者要预备功课。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我能确定，需要将我的朗诵打断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所必须做的事；否则我就不准备停下来了。我问他们说，你能确定，你今天吃早饭是因着上帝的呼召吗，就是“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你确定，天国是你接下来这一天所有事情的目的和动力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次再读吧。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就这样一直读到主接我们回去呢？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的使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暂停对天国的思念；还有什么可以抢占“默想永生”在时间上的优先性？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病危。而这个时代，也可能骤然陷入战乱。所以，《安息》一书，带给我强烈的迫切感和焦虑感。如同路德所说的，焦虑被挑旺了，安息才可能莅临。死亡被惊动了，永生才可能出场。因此，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早日和更深地经历我自己的“失血一加仑”，早日在心中完成我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倘若可行，就早点受苦，早点为教会受苦。好叫那天上浩浩荡荡的荣耀，飞流直下三千尺，将那些在肉身和灵魂里微不足道的苦痛，砸得粉碎，裹挟而去。四有一次，我参观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来到一间密封的小房间，引导者说，这就是卢云神父私人灵修的“小教堂”。大家陆续进入观看，我在门口，看见不足八平米的空间，被圣像、烛台及类似祭坛的事物环绕。我深深叹息，慢慢退出来。最近几十年来，福音派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即天主教会的灵修传统，是优于新教的。于是对一批天主教灵修作者的追捧，成为一种糊里糊涂的潮流。然而，我的良心、信心和理性都再三举荐我这样说，任何一位没有在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圣经的救恩论上归正的天主教作家的文字，在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这样的作品面前，都当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请允许我以一种不太礼貌的口气说，卢云神父的文字，我也很尊敬其中的智慧与心胸。但我坚持认为，放在巴克斯特所牧养的教会，如果卢云不愿重新接受要理问答的学习，他的书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徒课外读物中、不无益处的补充。但是，像巴克斯特这样的、对他的会友的灵修极为负责的牧师，不会认为卢云具备了在他的教会中教导信徒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位改革宗牧师，有时候需要谨小慎微，免得招来傲慢的口碑。其实，我并不会反对我的会友阅读卢云或其他天主教徒的灵修

《圣徒永恒的安息》

文字，但如果他们请教我的意见，我也要诚实地告诉他们，与清教徒的作品相比，他们的文字，不过是向这个患了严重的属灵贫血症和神学贫血症的混合主义时代、所提供的一种灵修速食而已。他们的文字，好，却不够好。他们对灵性的认识，深，却不够深。由于缺乏经过宗教改革之沉浸的恩典教义的根基，他们大多数人在信仰上杂乱无章，对自由派神学兼收并蓄（包括卢云在内），他们的灵修在整体上是碎片化的，和心理学化的，非常切合后现代的文化气质，和140字的微博风格。但对于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约世界观，及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类似于鸡肋，食之无味反招损，弃之可惜不如弃。五接下来，我想以《安息》为例，勉强勾勒一下清教徒的默想传统。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以《安息》为代表的清教徒灵修传统，与以卢云神父为代表的当代天主教灵修文字的迥异之处。第一，被圣言约束的默想传统天主教的默想传统，焦点在“事迹”。清教徒的默想传统，焦点在“圣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传统在“受难周”对苦路的默想。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各各他道路的每一站，在时空（物理意义上）中，为信徒的想象力搭建了一个舞台。这样的默想，最大的危险就是偏离圣言，沦为迷信。对圣像的默想，更是如此。换言之，天主教的默想传统，注重画面感（在这个意义上，赵墉基更接近于在空间上离他较近的东正教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信仰）。而画面感，是与人的各项感官，即人的灵魂的浅层次内涵密切相关的。然而，对大多数清教徒作家来说，他们的新教神学，帮助和决定了他们改变这一默想的进路，他们“不愿默想基督生命中的事件，更愿默想圣经中的教义或具体的教导”（考夫曼）。对巴克斯特来说，默想是“灵魂的总动员”，必须以道为中心，深入情感、意志和知性的最深处，并在那里汇合，直到不能分解什么是饱含情感的思想，什么叫有思想性的灵感。我们如何去判断灵修的深度呢，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是清晰、自明和充足，这就是清教徒的灵修。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含混、神秘和不透明，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东方神秘主义、三元人观及新纪元运动共同的灵修特征（因为天主教会的启示论，本身就反对圣言的清晰、自明和充足）。这是一个骨子上的分歧。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受到载之于《圣经》的圣言的约束，只有在这一约束中，圣言才成为在我们内心统帅三军的旗帜，和恩典降临的唯一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正因为如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但愿我没有夸大这一程度），《安息》一书，可以被当作上帝的话语本身来读（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正如一篇解经式的证道，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视为上帝的道本身去领受一样）。因为其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在《安息》中，除了圣经的智慧以外，你难以找到其他更多人的智慧。在清教徒的默想作品中，激动你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与风范，而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只是这道透过他们的灵魂总动员来传递而已。上帝的道，犹如一支箭，穿过他们的身体，然后，继续射中了你而已。而卢云如何教导他的读者默想呢。他说，你可以使用一幅圣像，一件“圣物”，或一句简单的话，如“你是我的救主”，反复默想一个小时，直到他们进入你的灵魂。第二，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清教徒的默想，具有一种金属般的气质。尤其是在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清教徒作家（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与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前辈相比，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化和逻辑化的，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新教的“经院神学”。加尔文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性的神学家”，尽管他和路德一样，有良好的哲学训练，并与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之间有极深的渊源。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创了一种彻底摒弃阿奎那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对圣经真理的阐释方式。这种“非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实际上就是灵修的方式。换言之，我认为，改教运动以后的灵修宝藏，事实上就是从加尔文这一批“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开始的。从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从加尔文之后，清教徒的神学家，几乎都是灵修作家。而所谓灵修作家，也都是神学家。巴克斯特和欧文，就是这样的代表。而在中世纪的教会传统中，所谓灵修作家，是指教会的神学家和教师以外的一种另类。一般来说，灵修作家的作品尽管有价值，但地位都不太高，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神学的根基与对圣言精义的丰富阐释（伯纳德是一个例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唯独引用了他一位中世纪作家）。人们会称一位神学家为“大师”，但通常不会称一位灵修作家为“大师”（这和我们今天是截然相反的，所谓大师就是经常写一些不超过一万字的文章，和不超过200页的书的人）。但是，从第二代加尔文主义者开始，出现了这种“哲学化的神学”倾向。改革宗信仰被批评为“脑袋大、身子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某个意义上，改革宗和耶稣会，相当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内的种子选手，和各自教会中的尖刀排。他们拥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如敬虔，刻苦，博学，高智商，及行动的激情。如果没有清教徒运动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改革宗人士可能真会变成新教中的耶稣会。然而，清教徒运动带来了第二种倾向，就是重新强化了加尔文以来的“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的传统。换言之，清教徒的主要激情，就是关心如何将圣言与教义，阐释和应用在全部生活中。因此，他们的神学既是教牧性的，又是灵修性的。在教会历史上

《圣徒永恒的安息》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将神学、灵修和教牧融为一身的敬虔传统。同时，清教徒运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从关注“称义”的神学系统，开始转向关注“成圣”的经验。而“灵修”通常的含义，就是指向信徒内在的成圣。在这些方面，巴克斯特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非哲学性的神学”的代表（以至于他通常不被视为一位学者），也是“教牧性的神学”和“神学性的灵修”的代表，同时也是关于“成圣”的敬虔操练的代表。在最后一点上，甚至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一点。也在最后一点上，他对后来的约翰·卫斯理及循道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卫斯理片面地理解和吸收了巴克斯特，就像他片面地理解怀特菲尔德和他的改革宗信仰一样。巴克斯特的“成圣”操练，从来没有脱离过归正信仰的“称义”的根基。他虽未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却完全尊重和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相反，当我阅读一些当代天主教灵修作家的文字时，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我永远无法在他们“成圣”的亮光中，发现并稳妥地站立在一个不可摇动的“称义”的根基上。请让我这样说，天主教作家的文字仍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这些文字与读者心中的宗教改革信仰相调和。并且，清教徒的传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当代教会的谎言，就是灵修与神学无关；或者，“成圣”的亮光与“称义”的根基无关；又或者，对信徒的灵修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是可有可无的。第三，灵修的实质是悔改，默想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罪。清教徒的默想，所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罪”。而当代灵修传统，所关注的焦点是“苦难”。因此，清教徒的灵修，是带来悔改的灵修。而当代的灵修小品的主要功能，是带来安慰（或者说，不是建立在强烈而专注的悔改之上的安慰）。换言之，巴克斯特那个时代的信徒，对罪很敏感，一有罪就受不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对苦难很敏感，一有苦难就受不了。这就是我所想象的、在巴克斯特的跨时空教牧研讨会上，他为什么会对我说，“我感到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请原谅我假设性地使用引号）。事实上，巴克斯特本人，在青少年年代，就是通过阅读这样的灵修作品而信主的。直到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仍然带着这一清教徒精神。笛福这样写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漂流在荒芜的岛上，然而，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所以，让允许我再说一次讨厌的话，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而言，即使读《鲁滨逊漂流记》，也可能比读一本天主教灵修大师的作品，更能帮助我们建立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六巴克斯特在上述清教徒灵修传统中，还在两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是在对属灵想象力的运用上，在受到圣言的约束这一前提下，有相当克制的突破。二是在默想的主题上，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天国的观念。在这两方面，都使后来的约翰·班扬受到极大的鼓励。因此，《安息》和《天路历程》，成了足以代表与天主教灵修传统分道扬镳的伟大作品。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用了简短的一章来谈论“对永生的默想”。从那时到现在，500年间，再也没有人像巴克斯特那样，将这一默想的主题，发展到一个巅峰。也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强调对永生的默想，并以此作为整个敬虔生活操练的中心。在书中，他这样写道，“默想是一切敬虔的生命，而天国的观念则是默想的生命”。巴克斯特极其注重默想。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大部分讲道的内容，为什么信徒听完一个讲道又一个讲道，毫不厌倦地听道或读书，可是他们的灵魂却仍然那么饥渴呢？我想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他们对默想的无知和极大的忽略”。同时，对巴克斯特来说，天国又是最重要的默想主题。因为，第一，基督现在居于天上，而我们的救恩在于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唯有在天上的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既然基督是天国的中心，天国就是我们信、望、爱的中心。第二，只有当我们以在天上的基督的心为心时，我们才能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基督。我们必须充满思乡之情，并有一颗属天的心灵，我们才会从天国回望地上的生活。第三，天路历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国。在地上，我们都是朝圣者和客旅。那么所有的信、望、爱，最终都是指向天国的。如果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十二章以后。让我引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文吧——如果不是有其他出于上帝呼召的事，我多么希望将这篇读后感一直写下去，直到被主接回天家：我们乃是藉着心思，在记忆中搜索那些属天的教义，成为我们默想的主题。诸如，永生的应许，圣徒复活和得荣的光景等等……最主要的事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永远安息的真理。我的意思是，那应许是真的，我们自己在其间的好处，我们占有一席之地都是真的。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在我们的里面会挑起怎样的热切！……怎样的爱慕，怎样的向往……哦，那会激发圣徒的每一种情操！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

《圣徒永恒的安息》

章节试读

1、《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89页

诚恳罪人们现在就能醒悟，对彼此说：「眼前的享受能伴我们进入来世吗？那时想起来，这些怎能不成为我们的折磨？那时我们会不会觉察到如今我们不是在真正为友，而是在伙同作恶？只为一尝虚妄之乐，我们又何须出卖永恒的无限喜乐呢？来吧，我们既然一起犯了罪，就让我们一起祈求上帝的赦免，就让我们互相搀扶着去往天国，而不要再相互欺哄，相互毁灭了吧！」

2、《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29页

使基督徒不得心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着眼于能显明自己是怎样的人的印记，多过着眼于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诫命；就仿佛他们当下的状态一准就是他们永恒的结局，就仿佛他们眼下若是未得赦免，就无药可救了。人若是因未得赦免而躺在那里哀哭，与此同时他的主却一直站在他身边，要赐他赦免，并劝他接受，这种人难道不是愚不可及吗？基督徒啊，使人称义的信心并非相信上帝对你有何特别的恩宠，而是接受基督能使你在上帝面前变得可爱。所以，我们与其在怀疑自己是否有基督上枉费时间，还不如原原本本地接受基督。

使有些基督徒焦虑的另一原因是，错把有时随确据而来的喜乐当作得救的确据；就仿佛孩子见不到父亲的笑脸，听不到父亲说安慰的话，就不相信自己是父亲的儿子，或者父亲若不再有微笑、说安慰的话，就不再是他的父亲了一样。

3、《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30页

不少人总是疑虑自己是否得救，是因为他们生来的能力有所不足。很多人虽心灵诚实，心智却比较软弱，不知如何进行自我评断的工作。他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应许，却否认由此而来的明显结论。上帝若不用其他方法填补他们在理性上的不足，我不知他们如何才能得到清楚、稳固的平安。

不安的一个重要而太普遍的原因是，人们私下里还在犯某些明知故犯的罪。这只会减损我们的恩典，渐渐难以察觉得到这些罪。凡不彻底摧毁的罪，就会变得模糊难辨；因有罪挡道，恩典就静止了，失去活动的迹象；人几乎听不见恩典在讲话，是因有败坏在那里鼓噪。……

4、《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31页

你可以使他们承认自己拥有某些恩典，却无法让他们因此得出使自己得安慰的结论。你能帮他们就自己的结局得出的所有美好结论，但这很难维持一两天之久。他们为罪、为上帝的愤怒哀哭，主要原因却是他们肉身的疾患。

3. 我要劝你思想以下诸方面，以激励自己去做自我察验的功课。

5、《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27页

他们走在歧途上时日已久，行出甚远，除非寻求一条新路，他们就是在用自己的永久结局赌博，听凭自己生灭。许多人只顾忙于世事，无暇定下心来评断自己是否又资格进入天国。另一些人是受自己懒散之心的阻拦，甚至不愿费力去花一个小时来审视自己的心。而最普遍且危险的阻拦则是常被称作「假定」的虚妄信心和盼望；是这虚妄的信心和盼望在蒙蔽着多数世人的心，使他们想不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

《圣徒永恒的安息》

6、《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87页

有人若是走错了路，你首先要怎样做才能使他回归正途呢？你必须让他抛弃偏行己路而能达到目的地的幻想！假如他家住在东边，他却往西走；只要他指望自己的方向是对的，就会继续走下去；只要他一直怀着这样的指望，就会离家越走越远。只有当他不再指望脚下的路能使他回到家中，只有他调转方向，回到正道上，才可以指望到家。罪人啊，对你的灵魂来说也恰恰如此：你生来就没有走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你已在歧途上行走了多年；如今你仍在这条路上走着，还指望能得救，原因是你与许多其他人相比并不算差。除非你抛弃幻想，看到自己一直在与天国背道而驰，否则你永远也不会回头，永远也不会得救。世上罪容易使你的灵魂错失天国的，莫过于一边走在不能得救的歧途上，一边错误地指望自己能得救。

7、《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36页

5. 以下，我还要为读者提供两个标记，可借以鉴别自己能否享有圣徒的安息。其一，你是否将上帝视为自己的终身福祉；其二，你是否真心接受基督做自己的唯一的救主和主。

8、《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5页

若是起先属灵，末后属世，也不能到达圣徒的目的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从没有一个渴慕上帝不胜过世上一切的人能与上帝共享安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9、《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7页

我们抵达港口，就完成了航行。工人得到工价，就意味着他完成了工作。那时不再有祷告，因为不再有需要，有的而是完全享受我们从前祷告祈求的。因着脱离了罪和试探的势力范围，我们也不再需要禁食、哭泣和守望。传道完成了。工人被召进来，因为收成已经被收聚，杂草被烧掉，工作完成了。未重生之人不再有盼望，圣徒永远不再有惧怕。
好美的对安息的描绘.我想要这样的安息

10、《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3页

"永生上帝是他们的圣徒的福祉与安息，求他借这默想将我们属肉体的心变得属灵，将我们属世的心变得属天，使我们能深爱他，以他为乐，求他让这默想成为我们毕生的功课；求他让写本书的我和读本书的你，都永不偏离这条通向永生之路....."

11、《圣徒永恒的安息》的笔记-第107页

1. 你要想一想，我们的努力程度必须与欲达的目标相符，与必做的工作相合，与一生的短暂无常相适，与仇敌对抗的努力相抵，这是何等合情合理的事。

《圣徒永恒的安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